

春节,对我来说,是一幅色彩斑斓、热闹非凡的画卷,而儿时的春节,更是这画卷中最浓墨重彩、温暖明亮的一笔,承载着无数美好的回忆与纯真的欢愉。

儿时的春节,是从腊月的忙碌与期盼中拉开序幕的。临近春节,家家户户都开始张罗着置办年货,那场景热闹得仿佛整个村庄都被欢乐的气息所笼罩。大人们推着小车,带着我们这些孩子,穿梭在集市上。集市上人来人往,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,热闹非凡。各种各样的年货琳琅满目,特别惹人喜爱的是那香喷喷的糖果、花生、瓜子,以及五颜六色的鞭炮和烟花。我们这些孩子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那些诱人的零食,不时地要求着大人买上一些。而大人们则为囊中羞涩感到为难,不过,他们还是答应我们的要求,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幸福的笑容。

记忆中最难忘的,便是除夕夜的团圆饭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桌上摆满了菜肴,有萝卜烧肉、红烧鲤鱼、白菜豆腐、油渣杂烩、凉拌黄瓜等,还有那热气腾腾的饺子。饺子是春节必不可少的,寓意着团圆和吉祥。包饺子的时候,全家人齐上阵,有的擀皮,有的包馅,有的煮饺子,大家一边忙碌着,一边聊着家常,欢声笑语不断。当饺子端上桌,热气腾腾的,咬上一口,满是幸福的味道。吃团圆饭的时候,长辈们还会给晚辈们压岁钱,寓意着新的一年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

吃完团圆饭,便是守岁的时刻。一家人坐在旺旺的火盆边,一般烤着寓意吉祥的元宝火,一边聊天,一边等待着新年的钟声敲响。这个时候,村里的小伙伴们也会聚在一起,放着各式各样的烟花。有的烟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,在夜空中绽放出绚丽的光彩;有的烟花像一条条腾飞的巨龙,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孩子们欢呼着、跳跃着,尽情地享受着这欢乐的时刻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,整个村庄都沸腾了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此起彼伏,震耳欲聋。那震天的鞭炮声,仿佛在宣告着新年的到来,也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祈愿。

儿时的春节,还充满了各种有趣的传统习俗。大年初一,我们早早地起床,穿上新衣服,给长辈们拜年。长辈们则会给我们准备一些好吃的,比如米糕、糖果、水果等,寓意着新的一年甜甜蜜蜜、平平安安。拜完后,我们便结伴去村里的小伙伴们家串门,互相分享着新年的喜悦和祝福。初二开始,便要走亲戚了。我们会跟着大人,提着礼品,去拜访亲戚朋友。每到一处,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,大家围坐在一起,聊着家常,品尝着手中的瓜子、花生,其乐融融。这些传统习俗,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和友情,也让我们对春节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。

如今,随着岁月的流逝,儿时的春节已经渐渐远去,但那些美好的回忆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底。儿时的春节,没有如今的高科技娱乐,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,但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、最纯粹的快乐和最难忘的回忆。它让我们懂得了亲情的可贵、友情的温暖,也让我们明白了传统习俗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。在春节这个充满欢乐和祥和的节日里,我们要永远珍藏着儿时的这些美好记忆,让它们成为我们心中最温暖的港湾,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



周振华 书

## 父亲写春联

赵克红

上个世纪70年代,我家住在乡下。每临春节,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,都会踩着时令节拍,在小年之前回家与我们团聚。

父亲虽是理科生,业余时间却喜欢阅读写作,挥毫泼墨,多次在单位举办的书法比赛中获奖。到了小年,街坊邻居聚集似的,拿着红纸找父亲写“对子”。有的大人忙着备年货腾不开手,也打发孩子拿着红纸找父亲。

母亲对父亲义务写春联极为支持,她将过年事务全部承担起来。有时,父亲还没吃完早饭,就有乡亲过来。父亲第一时间放下碗,来到桌前,根据门窗大小、数量多少,魔术师般将大红纸折成大小不一的长方形、正方形,然后用一把带柄的小刀,将折好的红纸裁成相应的尺寸,动作娴熟规范,纸张一点也不浪费,让人称奇。

人多时,本就不大的屋子里显得十分拥挤,来得晚的,就聚在院子里,三五成群,聊天等候。

那时候,好多人分不出上、下联,也不讲究对联内容,只要带上“福祿寿喜財”等字眼,图个喜庆就行了。

父亲对此有自己的规矩,他常说一副好春联,能给全家人带来平安与欢乐。他把写春联当成一件神圣的事情,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耐心。

父亲通过各种途径,搜集整理出厚厚一本“对联集”;有的从报纸上摘抄;有的从收音机里听来;有的是自己即兴创作……不同的家庭,对联的内容各不相同,有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,有祝福家庭和和睦睦的,也有期盼来年风调雨顺、祝愿老人身体健康、希望孩子学业有成的……那朗朗上口、意蕴深长的对联,至今想来仍觉甜蜜温馨。

父亲常年在外地,对乡情却了如指掌。写春联时,他会给每个家庭“量身定制”,家里有几口人,多少间房,谁家儿子今年参军,谁家女儿明年考大学,他都“明察秋毫”。乡亲拿的红纸不够时,他会吩咐我从家里拿红纸,确保乡亲满意而归。兴致好时,父亲会利用短暂休息时间,挺直腰身,转动一下脖子,抑扬顿挫地诵读对联,讲述其含义。大家听后齐声称赞,父亲颇有种自豪感,仿佛凯旋的将军,露出得意的神情。

我常站在父亲旁边,目不转睛地看他写春联,帮他按纸,并把写好的春联移到地上晾晒。总感觉那时的红纸很纯粹,摸几下,指尖便红红的,父亲蘸满墨汁的毛笔在红纸上龙凤飞舞,方寸之间既富神韵又饱含喜庆。

满院的春联红红火火,映红了乡亲们的笑容,温暖了每个人的心。淡淡墨香弥漫了整个小院。

除夕那天,放眼望去,家家门前贴的对联,如同冬日里一团团火焰在跳动,看着父亲写的春联,满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善良利他的种子也埋在我的心底,悄悄生根发芽……

## 婆奶的春卷

赵立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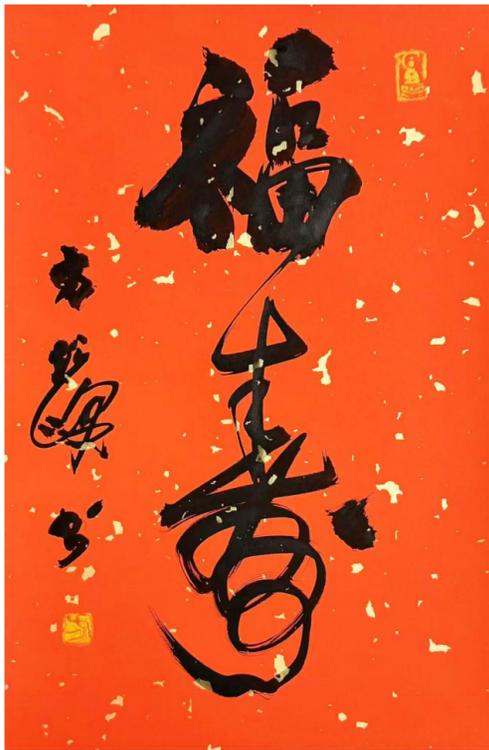
立春时节品尝“春卷”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习俗,早在1600多年前的晋代便有此风俗,而今它已演变成普通家庭中的“休闲”美食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中,农村生活并不富裕,立春时节正值“三春天”(青黄不接),能喝上一碗稀粥已属不易。然而,在那段贫寒却充满温情的岁月里,每逢立春,婆奶总会设法制作春卷,让她的子孙们都能享受到这份特别的“口福”。

记得立春那天,婆奶带着我们孙辈到田间地头采摘野菜。回家后,大家齐心协力清洗野菜。婆奶神奇地拿出咸肉,这便成了春卷的上好食材。春卷皮在当时是买不到的,全靠婆奶手工制作。她将白面和成恰到好处的糊状,烙出的春卷皮既不薄如纸也不焦糊,手艺可谓炉火纯青。烙好皮后,婆奶会将适量的馅料轻轻卷入,一个春卷便制作完成。接着,婆奶在锅中倒入油,用微火将春卷炸至金黄酥脆。春卷的馅料是其精髓所在,条件好的人家用鲜肉配韭菜黄,条件一般的则用野菜加香干。我家的春卷则是野菜与咸肉的搭配,肉香与野菜的清香交织,美味而不腻口,堪称绝品。婆奶特别推崇荠菜,因为它无腥苦、无异味,还带有淡淡的甜香,与咸肉相得益彰,使得春卷的味道更加鲜美。在那个艰难的年代,春卷不仅是美味,更是难得的奢侈品。它对我们乡下孩子而言,简直是莫大的幸福。

每当春卷做好后,婆奶会先让我们摆放供品祭祖祭神,以表达对先辈的感恩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万事如意。之后,她才分给我们子孙每人一根春卷,让我们慢慢品尝。我们早已饥肠辘辘,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。婆奶总是提醒我们,吃春卷不只是品尝美味,更是品味幸福的味道,激励我们珍惜美好时光,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像春卷一样香甜的生活。我们虽然似懂非懂,但手却不停地抓取春卷。实际上,我们享受的不仅仅是春卷的美味,更是婆奶那浓浓的亲情。那个年代,春卷带给我们快乐,陪伴我们度过苦涩的人生。春卷总是我们孙辈团聚的幸福时刻。令人伤心的是,婆奶在立春时节突然离世。从那以后,每到立春,我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思念和酸楚,再也无法品尝到婆奶亲手制作的春卷。每当想起婆奶的春卷,我总是垂涎欲滴,难以忘怀。春卷,再也不是小时候那令人心心念念的味道,它见证了婆奶的辛劳和智慧,是她指尖勤劳与智慧的结晶。

岁月流转,许多往事已渐渐淡忘。尽管现在春卷的制作方法更加多样,口味也更加丰富,我尝试过超市和街头各种品牌的春卷,但在我心中,婆奶制作的春卷永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,它承载着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。春卷伴我度过了艰辛的童年,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它承载着老一辈人的良苦用心,传递着婆奶对新春的祝福。春卷永远是我味蕾上最温情的回忆。



方松峰 书

## 卧室

崔洪彦

记忆中,睡觉的地方就是家,总是萦绕脑海,难以忘怀。

还是婴儿的我,是睡在妈妈的怀抱和用藤条编织的摇篮中的。及至后来有点记忆,好像偶尔也会睡在奶奶逼仄的床上,听那鬼怪的故事。

稍大一些,家里人多床少,睡觉的地方需要自己去开辟。和堂兄睡在牛棚中也是不错的地方,狭小的空间上面用水棍和绳搭建一个简易的“床”。夜晚牛儿在下面吃草撒尿,我们在上面酣睡,虱子和骚味刻骨铭心。有时也会去村上的姨娘家,和姨兄弟们挤在一张床上既热闹又开心,偶尔姨娘炒一次葵花籽便是意外的确幸了。一年冬天,堂兄可能是通过村干部的大伯关系,带我住进了离家二三里的一处废弃队房。这是三间无门无窗的草房,里面空无一物,我们在东屋的地上铺上厚厚的稻草,然后蜷缩在被窝里义薄云天的承诺“苟富贵,无相忘”!

十三四岁时,家里利用和邻居家巷道搭建了一米多宽的草棚。从此,我有了自己的独立卧室,结束了“睡无定所”的漂泊时光。在这里,我的鼻孔里会抠出因熬夜学习而吸入的煤灰;在这里,我得到了一张又一张奖状;在这里,我信心百倍的参加了中考。也是在这里,我喜欢听一夜寒风呼啸,然后踏着寒霜晨起;也是在这里,我迷恋赏几声蟋蟀争鸣,披着露水晚归。

姐姐们出嫁后,我在家中自然拥有了三间茅屋中的独立房间,于我而言,这房间旁边虽然围着粮食,但已是宽敞得很了,只是仅有两个盘子大小的窗户,光线太暗。又因为草屋年久,后面需要用木棍抵着,才不至于倒塌。一次,一位心仪的女同学来我家玩,无意间说了一句“你家房间太黑了”,便使我心灰意冷,怅然若失。

父亲早逝,母亲竭尽全力在村里的土窑上烧了一些砖头,但离建新房的距离还很遥远。但不久,母亲又让我睡在摆了一些橱柜的东房,要知道,那可是农村男孩的传统婚房。刚谈对象时,女朋友来我家,我主动让出自己的卧室,跑到小家去睡了。

我家还是在亲朋好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建起了新房。砖头是自家烧的,泡桐是自家长的,芦苇是自家割的,师傅是自家请的。用泥砌,用石灰抹,外墙不粉,地坪不做,没装房门,没安窗扇。结婚时没花彩礼,只向表哥借一张婚床并约定还床日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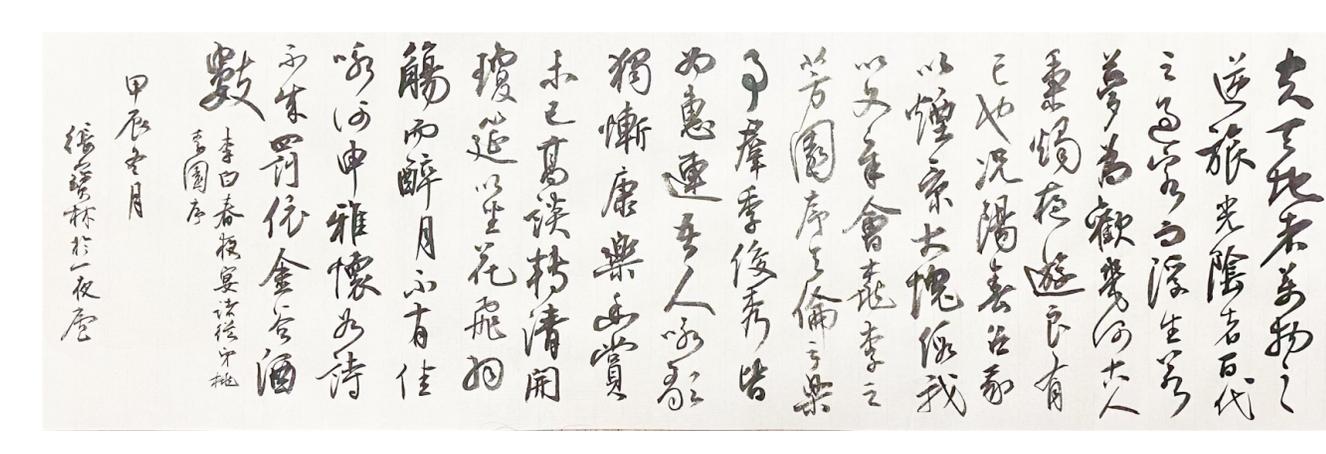
到集镇去买房似乎是太遥远的事,虽然每天去镇政府上班走十五六里的泥路很是艰辛,但贫穷总是限制人的想象。好在人脉广泛,东拼西凑,采取自己筹一点,亲友借一点,房主赠一点的办法总算实现了梦想。走进宽敞明亮的两层小楼,躺在崭新柔软的席梦思上,便有了“长风万里送秋雁,对此可以酣高楼”的壮怀和“人生如此,夫复何求”的感慨。

岁月悠悠,潮流滚滚。前些年,我们又进城买了房,三室两厅,一厨两卫,房价不菲,不再举债。儿女们兴高采烈,他们可以躲避我们的监控,睡觉、逛街、叫外卖。自己倒是不常住,进城喝酒睡上一晚两晚,没有归属感,好像也不踏实,大概是根不在此,魂不在此吧。

农房改善后,我的家乡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了粉墙黛瓦、院落疏密、配套齐全、景致宜人的滨河花苑。而我,由于老屋拆除,有幸在这里获得了一套带院子的两层楼房。离开故土,出走半生,如今终于又和他们重新为邻,互助守望。于我而言,这是再好不过的卧室。



交蛇纳福  
事事如意  
乙巳年  
赵晓苏 作



李白《春夜宴诸弟桃李园序》 张宝林 书